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
第一〇六回 游都外條逢復禮 入部衙故意談妖

且說蝦妖以橫行法挾制子孫，假設龍宮，蝦子蝦孫從而相從，急急忙忙，各逞妖氣。轉瞬之際，已將一個蝦窟化為龍宮模樣，佳美可人。蝦妖喜甚，妖風乘著，奔告赤鯉。赤鯉等齊來此間，拭目望之，果與龍宮無二。毒龍於是調赤鯉、老蛟曰：「爾速為龜、鯉二相化之。吾化龍王，以待之。」一一化齊，蝦妖始請七竅由水路而下。一路之中，水晶為途，琉璃為壁，紆徐曲折，來到龍宮。進了宮汀，龜相迎人。龍王朝罷，宴設殿庭，鼓樂笙簧，洋洋盈耳。席間肴饌，目所未經。酒逾三盞，龍君曰：「不知貴客辱臨敝國，無好款待，望其恕之。」七竅曰：「中國賤臣，禮儀不識，有罪龍君多矣。」

前者已臨貴國，擾謝殊深。自從歸家，家憶萬寶樓中美景難名，至今形諸夢寐，恨不再得一覽，沒亦甘心。」龍君笑曰：「小小樓兒，不堪入目。大夫如欲遊玩，吾命龜相前去打掃潔淨，以款嘉賓。」龜相領命，暗與蝦妖商議，噓氣成樓。樓成，導七竅入，命蝦孫蝦子吐氣成寶，在樓外朝之。七竅貪愛此樓，不忍遽棄。豈知乃妖氣所化，安及龍宮之萬寶樓乎？蝦妖在旁，恐其窺出破綻，假意促曰：「龍君旨下，命送中國大臣出宮。」七竅聞之，遂下樓頭，來至殿前，龍王曰：「吾國有事，不得久留貴客。俟諸異日，再迎玉趾入宮閒遊。」七竅督旨辭行，緩緩退出殿外。蝦妖等仍導從原路而歸。

蘇來，珠蓮曰：「郎君謂三緘野道導游天宮地府為奇，今夜夢游龍宮，又何如者？」七竅曰：「今而知障眼之物，比比皆然也。自今日始，作吾官階。修道成真，不復信是說矣。」珠蓮甚喜，以為得計。

且說三緘自導七竅夢游上下，諒彼道心堅穩，不復惑疑。

是日，化為化緣道人，入衙一探，以看動靜。正值七竅花園散步。三緘所化道士不由門外通報，竟入園中。來到七竅面前，打了一躬，曰：「貧道有禮。」七竅驚曰：「吾未聞門丁通報，爾由何來？」三緘曰：「得道人變化無窮，門何能阻？」七竅曰：「爾今來此，有何說乎？」三緘曰：「道人原論道，道外不知道；道中有妙理，與君言道竅。」七竅曰：「吾非學道人，不愛道中理；一切障眼物，恨入骨內髓。爾各隨所行，休望吾為侶；假若久停留，恐役難容彼。」言已，拂袖竟入。三緘歎曰：「苦吾費盡心力，導游下地上天，而乃反覆如斯，把一片傳道熱心，化為冰冷矣。」歎罷，走出園外，由都門而去。亦行亦止，暗自思曰：「七竅如此反覆，又將何此使彼入道乎？」左思右維，不覺已至荒野。一時力甚倦怠，思欲暫息其肩。

恰有老榆一株，大可合抱，濃蔭廣表。三緘身剛坐下，復禮子化一道士，攜筇而來，大聲言曰：「欲化世間人，反受世間磨；已知世間事，無奈世間何。」言訖，目視三緘，大笑不止。三緘曰：「道長何來？」復禮子曰：「天上来。」三緘曰：「何去？」復禮子曰：「天上去。」三緘曰：「爾何不化世為心，而棄絕塵世如此耶？」復禮子曰：「地下盡愚人，枉費推移力。」三緘曰：「聆道長言，是上仙也。」復禮子曰：「非仙卻是仙，知爾到花園；反覆難於化，故坐老榆前。」三緘曰：「爾也知吾念，吾心甚不安；前思復後想，怎使彼心堅？」復禮子曰：「要使彼心堅，卻有一奇緣；除去心頭患，歡然亦坦然。」三緘曰：「願領其中教，祈師為吾告；倘得事周全，功行何浩浩。」復禮子曰：「師字則不敢當，吾有一言，為爾告之。爾照此行，七竅所受牢籠，自然可破。」三緘曰：「如何？」復禮子曰：「七竅所受此牢籠者，第一在乎珠蓮。珠蓮刁播於內，又有赤鯉、毒龍等以為外援，均屬水怪渠魁，妖術甚妙。不先除此，不惟足以亂仙法之大，反以滋七竅之疑。」三緘曰：「數妖固宜誅矣，未識若何能誅？祈為指示。」復禮子曰：「論此數妖，為紫霞真人累誅未克。爾欲誅彼，非請仙助，恐難勝之。」三緘曰：「仙在天上，何能請之來乎？」復禮子曰：「心與神通，爾於戰不勝時，暗禱告之，自有仙至也。」三緘曰：「欲誅此妖，從何起乎？」復禮子曰：「必先告之七竅耳。」三緘曰：「如告之七竅，將機泄洩，數妖不他逃乎？」復禮子曰：「為數妖恃彼法力極高，即或風聞，亦不爾畏。爾化道士，於告七竅後入彼衙內，歷指諸妖而置之。冒罷，與戰。妖於此刻必起狂風，折木摧林，大為都中駭異。縱不能一時誅卻，而原形現出，俾七竅已識為妖。他日將妖除餘，引入道中，自爾更易。吾將去矣，爾宜如計行之。」言別一聲，飄然而逝。

三緘得此巧計，又欲邀七竅於夢內，以收妖事告之。於是歸都取出鏡兒，安置鏡臺之上，仍將七竅魂魄引入仙亭。七竅曰：「吾何復到此耶？」三緘曰：「吾於此番導爾來亭者，實以告爾也。」七竅曰：「所告者何？」三緘曰：「爾以游上天下地為真乎？游海島龍宮為真乎？」七竅曰：「俱真亦俱假，都是障眼法；野道修煉言，吾心久為察。」三緘曰：「爾言如是，其亦視吾上下之游為虛假歟？」七竅曰：「然。」三緘曰：「爾以吾之所游為假，抑知乃妻亦非真乎？」七竅曰：「吾妻乃郝相女也，胡以假為？」三緘曰：「郝相姐姐死已久矣。爾妻係蚌女妖靈，附珠蓮而生。爾以為郝相女兒，而不知實蚌母之女也。」七竅曰：「爾言吾妻乃蚌女所附，吾且問爾蚌母安在？」三緘曰：「爾之老婢，即是蚌母。爾之役使，一屬老蛟，一屬蝦精，一屬毒龍，一屬赤鯉所化。爾為極品，日近諸妖，吾不救之，恐爾終為彼嚼。」七竅曰：「吾妻與李赤等明明人也，何誣以妖乎？」三緘曰：「爾如不信吾言，吾明日來衙與之相問，立見妖風四起，摧林折木，方知諸妖厲害。爾不避之，而反以為心腹之誤也。」言此，七竅怒曰：「野道滿口胡言，殆欲離散人骨肉乎？」三緘見其詞厲，推彼下亭，一驚而蘇。舉眼望之，已見珠蓮卸晚妝矣。珠蓮詢曰：「郎君此臥，何其久也？」七竅曰：「吾得一惡夢，不知何兆？」珠蓮曰：「郎君所夢若何？」七竅曰：「吾夢前之賣鏡者相招而去，仍至仙亭坐定。問吾所游諸處，吾俱以假對。彼色若有不豫，忿氣言曰：『豈但所游非真，即爾衙中妻婢役從概是假耳。』」珠蓮曰：「彼言妻婢役從怎見為假？」七竅曰：「彼言郝相之女物故已久，爾乃蚌女珠光附屍而生。以下蚌母附吾老婢，毒龍、蝦妖等亦附彼吏而入衙中，笑吾朝日近妖而不之察。言定明日來此，以除爾等焉。」珠蓮聞之，粉面添紅，怒目詈曰：「野道不能迷弄郎君，反以妖言間離吾骨肉。待彼來此，吾必碎屍萬段，其心乃甘。」到了次日，七竅刻刻防備，將至已刻，弗見動靜。七竅以為夢無足憑，不在意內。時剛到午，忽一道士默然而入。七竅見而詢曰：「爾係何方野道，膽敢默入吾衙？」三緘曰：「吾來爾衙，原非無故。」七竅曰：「既有其故，請入廳中。」三緘入廳，與七竅一揖，坦然坐下。七竅曰：「道長此來，究何議論？」三緘曰：「待來救爾也。」七竅曰：「吾乃朝廷貴官，何人敢戲虎鬚？」三緘曰：「爾毋以貴官自恃，自有以噬爾者，而爾不知也。」七竅曰：「爾言如是，敢噬吾者，莫非仙亭內所談之妖乎？」三緘曰：「是矣。」七竅曰：「爾毋惑吾，吾自爾談妖以後，常於隙處偷窺婢役諸人以及吾妻，原無他異，爾指以為妖物，殊屬不情。」三緘曰：「爾乃肉眼凡胎，焉知妖之所在？」七竅曰：「吾妻與婢役相隨於吾，已十餘年，合衙視之，無他異處。爾獨謂為妖物，究何所見而云然？」三緘曰：「俟收妖時，爾自知得。但吾將妖收卻，爾願如何？」七竅曰：「願拜爾為師，以習大道。倘非妖而不能收也，爾又如之何哉？」三緘曰：「永不向爾提及道字焉。」二人於是道冠紗帽兩相交質。交質後，七竅曰：「收妖之舉，其在今日乎？」

抑尚有待也？」三緘曰：「今日晚矣，但待明日。」七竅曰：「爾又安宿何所？」三緘曰：「借爾空室暫宿一宵。」七竅曰：「即此書室可乎？」三緘曰：「可。」七竅起下奸心，將三緘導入書室，落了鎖鑰，竟進內庭。

珠蓮曰：「郎君今日入內何遲？」七竅細告所以。珠蓮曰：「道士安在？」七竅曰：「在書室。」珠蓮曰：「爾何容彼入此室乎？」七竅曰：「彼言借宿一宵，明日將收爾等矣。」珠蓮聞言，遂出內庭，向書室而去。